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管子卷四

唐房玄齡註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

第一舉目

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

大成是唯時德之節

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蔭夏處陰冬處

陽

第三舉目

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

行

第四舉目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第五舉目

大揆度儀

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

第六舉目

毋訪于佞毋蓄于

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

第七舉目

不用其區區

鳥飛准繩

第八舉目

讒

火縣反

充末衡易政利民

第九舉目

毋犯其

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

第十舉目

可

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

第十一舉目

天不一

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

第十二舉目

日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搏

宅耕反

摘

丁歷反

擋

丁用反

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

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

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

君出

令佚故立于左

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

于右

臣則任力故曰勞

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

令無妄也

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

而無

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

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

五味不同物而能

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

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

而

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

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

其國而無齊其欲

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

一其愛而無獨與是

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

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

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

謂流

蕩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

臣離味百姓職曠故百姓不養也

百姓

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

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

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

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

鉤入枉

而出直

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

言制以舉賢之

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

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難鳴

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

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

亡湯武以治昌

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

之昌治之故也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

功是也

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

多備規軸者成軸也

正規者

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則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

夫成軸之多

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

故有大小也

猶迹求履之憲也

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思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

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

夫焉有不適善

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

適善備

也僊也是以無乏

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

求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

辟法也取爲規矩也

天消陽無計量地化

生無法崖

消古有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

之思法天地之厚廣也

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

亦既行思又須順物當順而是

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

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

先規之

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必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

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

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

故必有以防虛之如其事將終即故聖人博聞多見畜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

道以待物

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

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

對配也物至矣

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

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

君教不偏減順圓圓之周無不備得也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

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

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

唯時德之節

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

春采生秋采

菰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誣信淫

反淫

濡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

有意濟世時亂

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

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

俾取也

辟之也猶夏之就

清

七性反

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

夏不就清冬不

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

非為畏死而不

忠也

賢人之避亂世宜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

夫強言以為僂而功

澤不

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進傷為人君嚴之義

臣進

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

退害為人臣者之生

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

偷生也

其為不利彌甚

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

故退

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

版續也

以待清明

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

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

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

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

德長

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

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

琅音浪湯音瑒

凌轢人人之敗

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

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

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

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

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

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

四國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間也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

安而無憂

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

毒而無怨此

言止忿速濟沒法也

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怨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

沒而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

然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

不周密反傷其身

言然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

故

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

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

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

夫行忿速遂没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

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

覺卧若晦明

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卧若從晦而視明可以

成大也

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

君有所未

賂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處有所不賂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

仁良既明

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賂循而

用之其蒙
自發明也

故曰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

教堯子
丹朱慢

而不恭故曰教教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
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
虞朝讓德厚后書母訪于佞言母用佞人也用佞人則
曰無若丹朱故

私多行母蓄于諂言母聽諂聽諂則欺上母育于凶言

母使暴使暴則傷民母監于讒言母聽讒聽讒則失士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

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

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
物修故著之簡英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
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
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
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
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
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

鳥飛准繩曲以為直
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

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

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

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

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

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

故聖人美而著

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笑也

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

繩直千里路必窮也

萬

家之都不可平以准

平准萬家居必塞也

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

帝常義立之謂賢

守常達變道必躡也

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

欲

也理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護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

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

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

見察謂之明視目之順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

所慮既順且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悞所以易政也聰

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政易民利利乃勸勸

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

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

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
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謏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
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
金玉馬女而忘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
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
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
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

雄也

言君王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

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

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

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

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

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

也

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

天不一時

春夏秋冬各有

其地不一利

五土十地各有其利

人不一事

士農工商各有其事

是以著業

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

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

名位宜得不
多而殊乎

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

官主也

于物而苟通

于道

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

道

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

諸物由道而生

是故辯于

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

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

聖人由此知

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

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

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

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

況其功

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

歲

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

星半隱半見也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

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

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

山陵岑巖淵泉閼流泉踰

渙而不盡

渙湊之流也

薄承渙而不滿

泉逾而前渙隨而後欲其流不壅至溪谷

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渙而常不滿之流也

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

一利

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

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

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

一事

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

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此天三地三者

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

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

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

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

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桴為響桴當攄擋則擊易

猶否泰夫天地不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合響應擊而鳴者也

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

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

擊為響象天地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

物曲則影曲聲

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

其類來也

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

先天地萬物之橐也

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

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

宙合有橐天地

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

善故橐天地也

天地苴

子餘反

萬物故曰萬物之橐

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

為橐也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

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

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地地下包絡天地為一

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

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倫觀猶不可得其

名若山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

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

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

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矣

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

寢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常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

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

也合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

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日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

也其在人者心也

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也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

故曰

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

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

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

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

道之出

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

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

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

所不先貴與驕則失矣

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失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

是

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

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

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慎三則尊

以重忽三則卑以輕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

城郭險阻

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饑故為寶也

聖智器也

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

珠玉末用也

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

先王重其寶

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

謂寶與器

立而不

立者四

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哀惡欲

喜也者怒也者惡

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

非善此珠玉也

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

貴善蓄藏

王主積于民

無不

霸主積于將戰士

卒勇奮

哀主積于貴人

益其驕

亡主

積于婦女珠玉

速其亡也

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

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

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

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

患難于人

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

謙受益也

如此者制人

者也

在下人上者

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

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

言恃黨與之國又不可

為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

人

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

相胥

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皆佚也

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

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

受甚不利生其怨心

憎人甚而不能害也

憎甚不害生其賊心

故先王貴當

愛必利憎必害

貴周

深密不測則周也

周者不

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

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

一日五化

之謂周

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故先王不以一過二

以少喻多衆所驚也

先王

不獨舉不擅功

獨舉擅功人之所疾

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

解

有束故可結紐則絕

有紐故可得而絕

故親不在約束結紐

相親從心生也

先王不貨交

貨交則人有親疎

不列地

列地則人有向背

以為

天下天下不可改也

親疎向背是其改也改為分別

而可以鞭箠使也

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恩不服

時也利也出為之也

先王有所出為必上得天

時下盡地利

餘目不明餘耳不聰

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

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天子之容時利而已

官職亦然

亦時利也

時者

得天義者得人

義即利也

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

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

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

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

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

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

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

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

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

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

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

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謂平

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

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園豚豚乎莫得其門

一本作沌乎博而園豚豚

乎莫得而聞也

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

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

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

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

而異之

人心不同其猶面馬今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

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

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

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

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

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

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
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
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
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
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
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
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
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

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愛盡而憎

德者怨之本也

德竭而怨生

其事親也

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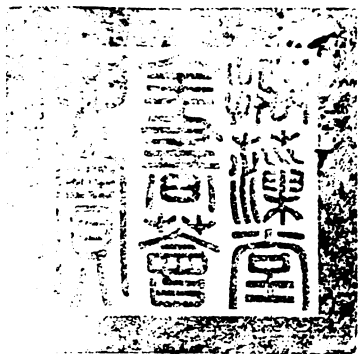
賢者有始有卒

故先王不滿

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

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管子卷

五至
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管子卷五

唐 房玄齡 註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

橫通謂從
南而通也

閭閻不可以毋闔

闔扉也

宮垣闔閉不可以不

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
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

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

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

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慙愿

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

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

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

芳之爲芳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

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

由接於淫非之地

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

接淫非之地
其路無由也

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

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

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

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
計其田野之廣狹也

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

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

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

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

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

征征賦閉貨之門也

無貨可出若閉門然

故曰時貨不遂

時貨謂穀帛畜產也

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

困倉所藏不足以供

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

氓家

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

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

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王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迺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

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

以下則就山澤可矣

萬家以下其人少可
以就山澤逐便利

萬家以上則

去山澤可矣

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
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

彼野悉辟而民

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

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

貨而臣好利者也

君臣好貨利則妨
農功故其野不辟

辟地廣而民不足

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

上賦重則人
藏流散也

故曰粟行於三百

里

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
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

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

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

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

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

小凶

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

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

時既大凶

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

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亡三

之一

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

稼亡三之一

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

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

毀損贏瘠者也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

矣

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之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

故曰山林

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

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

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

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
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

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

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

有正

多少小
大之正

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

必多財
然後成

非私草木

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

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

不動

動謂發
生穀物

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

力

天下所以存其
生各由用力也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

財母已是民用力母休也

財從力生故用財不
已則用力不休也

故曰臺

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上怨下不供
下怨上多稅

民毋餘積者其

禁不必止

民飢貧則爲盜
賊故禁不止也

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

戰
士

飢則力屈
故戰不勝

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

損瘠則死期將
至故守不固也

故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

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

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

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

無限高也

閭閻不設出入毋

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

從自

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

食谷水巷鑿井

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姪放

場圃接

鄰家子女易得交通

樹木茂

姪非者易爲

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

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

什長游宗也

里毋士舍

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

時無會同

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

喪蒸不

聚

燕冬祭名

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

鄉里長弟當以齒也

故

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

論上下之所

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

勞之臣不務盡力

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

務盡力也

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

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

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

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

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

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

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臣母以事君

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

人既倍本

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

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

虛立也

令一布而不聽者存

不聽者存是令不行

賤爵祿而母功者

富

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

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

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

危位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

故兵弱也

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

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

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

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

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

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

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爲親也

而敵

國不畏其彊

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爲彊也

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

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

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

爲變

不改常而更化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

廷無良臣

豪傑不安其位

兵士不用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

困倉空虛

民偷

處而不事積聚故也

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

居然自致滅毀

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

刑殺毋

赦則民不偷於爲善

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

爵祿毋假則

下不亂其上

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

三者藏

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

三者謂法刑爵

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強莫不從理矣 君壹置其儀

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

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

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

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

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

謂下

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

者必負以耻

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耻辱也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

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

亂國之道

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

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

事故須禁之也

聖王既歿受之者衰

嗣君不德

君人而不能知立君

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越職

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

君不能審立

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

徑謂邪行以趣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

人之和同以聽令也

博學而不聽令喜人之雄也

秦誓曰紂有臣億

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

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

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

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

與權重者相比以

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

黨

爲叛亡之黨也

行公道以爲私惠

費公以樹私也

進則相推於君退

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

容受博也

聚徒

威羣

蓄黨以上以蔽君下以索民

上以蔽君下以索民

求人附已

此皆弱君亂國

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

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

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

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

王官

私君事去

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

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

之禁也

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為私行所以禁之也

修行則不以親為本

簡孝

敬也

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邀虛譽也

舉母能進母功者聖王之

禁也交人則以為已賜

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已之恩賜

舉人則以為

已勞

為國舉賢恃之以為已之功勞

仕人則與分其祿者

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

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

廢故獲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

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爲飾

成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

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

也

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

資財甚多者

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

聖王之

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

於國者

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各人之雄也

聖王之禁也飾於

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山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

而權於貧窮也

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

聖王之禁也

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

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

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

每以壺殮濟士

以爲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

則生之養私不死

既有所備

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

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

自恃其備然後君失

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

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

示民

鈞虛譽也

時言大事以動上

示君以不測也

達交以踰羣假爵

以臨朝者

達交四都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

聖王之禁也卑身雜

處

不簡倚類

隱行辟倚

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

側入迎遠

側身而入國挺出而

迎遁上而遁民者

卑身雜處所以遁上
隱行避倚所以遁民

聖王之禁也詭

俗異禮大言法行

大爲言譽以爲
法使人遵行也

難其所爲而高自錯

者

錯置也

聖王之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

守其委積
以間居博

分其財

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

勤勞其身以遂其行
施其貨財以悅於人

濟

人以買譽

濟施人貨財所
以買其聲譽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

靜而
多財

故人

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

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
潤飾之令有光澤

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

蔽惡爲仁

朋黨有惡相爲
隱蔽用此爲仁

以數變爲智以重歛爲忠以

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

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

聖

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

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

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謂之緩行

故莫敢超等踰

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攝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

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

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

止矣

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

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

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

仁錯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絕邪僻

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

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

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

增益令者故無赦

不行令者死留令者

死

令當行而故留之

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令設

者必不赦此五死也

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

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

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

制君何令之爲

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

不喜之有

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

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

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

威下

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

下彊則上危也

令出而留者

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

令出

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

不行之罪

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

也

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

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

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爲邪途上教之然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

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

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者也

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衛

五衛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衛塞生之則五衛開

而求上之母

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

五衛開故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

必有飢餓之色

末生謂以末業爲生者也

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

謂之逆

稱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

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

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

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

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反

以無分役相
驕故謂之逆
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

死節

爵不論能故不爲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

而羣臣必通外請謂取

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詔事便辟以得貴富

爲榮華以相稱也謂

之逆

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故以爲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

民有經產

經常也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

上

無能受官謂之誣上

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

挽法從私謂之阿黨

竭能盡

力而不尚得

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

致身受命

受祿不過

其功

不以少求多也

服位不侈其能

不以小居大也

不以毋實虛受者

有功勞而後受祿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

上

從君欲也

所貴賤不違於令

遵法制也

毋上拂之事

拂違也

毋下

比之說毋侈泰之養

節而適也

毋踰等之服

禮而度也

謹於鄉里

之行

信而常也

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

行君令也

國之經俗也何

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

畜長謂畜產也

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

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

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

賤經臣則邪臣進

國不服經俗

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

俗無常故也

民不務經產則倉廩

空虛財用不足

輕本務故也

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

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

小人好事

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

難不提

人心不一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

人飢則逃

散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見一而制况兼有乎

故國不虛重

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

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

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

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

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

故禁不勝於親

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
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
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
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
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
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
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

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

威有與兩立

下亦有立威者

兵有與分爭

征伐有自諸侯出

德不能懷

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

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

數人心之變

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

天道之數至則

反

終於下者則反於上

盛則衰

日中則昃月盈則蝕

人心之變有餘則驕

不足

者必謙

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天子驕則諸侯叛

緩怠者民亂於內

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

諸侯失於外

民亂於內天道也

騷急者必失外
亂內此天之道

此危亡之時也若夫

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急不傲下國雖

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

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

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

而自有國正天下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
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

亂王

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

亂王
既不

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
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還滅亡也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

斧鉞也祿賞也六政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

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母以使下非斧

鉞母以威衆非祿賞母以勸民六政之敗何也

言六政能敗三

器者謂何也

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謂親貴也

雖犯禁而可以

得免者

謂貨色也

雖母功而可以得富者

謂巧佞玩好也

凡國有不

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

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母功而可以得富者則

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

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

自用其力也

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

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
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
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
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
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五

管子卷六

唐 房玄齡 註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

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

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

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

也

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

賞罰

既重而猶不行則以
雖賞罰而不信也

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賞罰既信

而猶不行則以身
不先自行其法也

故曰禁勝於身

身從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

聞賢不舉不若
不聞所以有殆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

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

不能不
若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

既廢更起或
發其宿嫌

可而不為殆

可為而不

為多生
後悔

足而不施殆

足而不施
怨疾必生

幾而不密殆

幾事不密
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

所謂君不
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

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

策謀母
自入也

人主孤而母內則人

臣黨而成羣

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

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

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君不密之過

民毋重

罪過不大也

有大過然後有重罪

民毋大過上毋赦也

不赦則懼而修德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

所謂積小以成高大

故曰赦

出則民不敬

有罪不誅則安用敬

惠行則過日益

恃恩不恭非過而何

惠赦

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

造姦以待赦也

故曰

邪莫如蚤禁之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赦過遺善則民不勵

善即惠也

有

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

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

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

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

禁多者其止寡

法

滋章盜賊多有

令多者其行寡

再三則清故其行寡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

獨唱莫和

禁而不止則刑罰侮

愈禁愈犯非侮而何

令而不行則

下凌上

不棄其命非凌而何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

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

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

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

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錯又移之

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

上無固植

植志

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數理也國

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

貴者

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

國母怪嚴母雜俗母異禮士母私議

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

盡誅

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

故彊者折銳者挫

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

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

故曰私

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

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

上不行君令

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

之民

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

不牧之民繩

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關士食於功賢者食於

能則上尊而民從關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

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允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

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

久而不勝其禍

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

毋赦者小害而大利

者也

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

故久而不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

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必致覆佚也

毋赦者痊

但木切痛也

睢之礦石也

疾可瘳也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

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

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

重祿則可與之
圖難犯危也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

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

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

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

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胥相也

文有三侑

侑寬也

武母一赦

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

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

惠者生其禍故爲仇

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

太上以制制度其次

失而能追之

能追悔也

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

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

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

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

無間游之日

財無

砥滯

滯久積也

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未布而爲所謂

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

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

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

罰及之

所謂不令而罰

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

生則暴人興

輕生故爲暴亂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

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
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
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
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
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
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

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母常經國母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

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

不用明矣

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

夫至用民者殺

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

可與慮害已者

至善也夫善用民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

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

明王在上道法

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

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

故善用

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

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儼不因

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

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

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

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

轉猶避也

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

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

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

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大猶衆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

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

故地削而國危矣

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國無

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

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

功立而名成

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

然則國何

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

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

傷也必先令之失

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

以然者則由
先令之失也

人主失令而蔽

失令則爲下
所蔽塞也

已蔽而刳已

刳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

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

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

奪也

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
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

不能服也

亦無如
之何

故春秋之記

春秋即周公之凡例
而諸侯之國史也

臣

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達於百里堂下

達於千里門廷達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

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

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

此所謂遠

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

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

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

而不出謂之滅

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

出而不

入謂之絕

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

入而不至謂之

侵

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

出而道止謂之塞

其事既出中道而止

此則左右聖君事故也

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

爲政之有所不行也

政之不行自致侵壅
非由杜門守戶也

故曰令重於

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

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

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

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

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

明正以治國故正

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

正者中立故過者令逮之

過與不

及也皆非正也

正在於中立

非正則傷國一也

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

勇而不義傷兵

不及於勇故傷兵也

仁而不法傷正

不及於仁故傷正

故

軍之敗也生於不義

不義則失宜故軍敗

法之侵也生而不正

不正

則入邪故法侵也

故言有辨而非務者

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

行有難而

非善者

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

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辨行必思善

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

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

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

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

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

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

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

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

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

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

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

路故急於司命也

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

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而貧亦

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

主操

此六者以畜其臣

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

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君臣所以相合

皆欲操
此六者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

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

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

六者在

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

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

牽於左右

令入

而不至謂之瑕

君臣相間故曰瑕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

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

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

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
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
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
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
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
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
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服行
也先

自行法以率人

凡論人有要

論人才行各有綱要

務物之人無大士焉

大士

不務謙而接物

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所謂滿招損者也

滿虛在物在

物爲制也

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

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人之類

凡論

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

高士必順考古道也

既不知古而易其功

者無智士焉

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

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

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賢士必修實而

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

王主必度義而取利

賢人之行其身也忘

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

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不能已而後動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

世

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

忠臣直進以論其能

忠臣必直道而求進

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

唯賢是與

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

量

而受祿也

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

經也

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

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

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

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

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

臣管氏自稱

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

契爲司徒臯陶爲李

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

后稷爲田此四士者

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

謂各精一事也

以事其君今誣能

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

亦易知也

結上文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

德不足以與其位也

勢

利官大無以不從也

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

以此事君此所謂

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

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

天下而殺之

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

其刑殺哉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

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

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興之理難明惑也

此二者不廢而欲廢

之則亦惑也

二者謂廢興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

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

也貨有天下制在一

貨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

當此之

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

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

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

務積此所謂擅也

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爲家治民務積聚也

動與靜此所

患也

動靜失宜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

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

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

道正者

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

則外難自是至矣

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

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

難爲重誅罰

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

臣比周則蔽美揚惡

蔽君美揚君惡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

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

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

謀得兵勝者霸

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

故夫

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

不知兵權者也

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

故舉兵之日而

境內貧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

戰不必勝勝則多死

雖令得勝死者已多

得地

而國敗

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

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

四者謂內貧不

勝多死國敗也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矣

大度

之書曰

謂大陳法度之書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

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

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

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

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

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

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

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

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定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

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

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

野無吏則無蓄積

野無田吏則人情本業故無蓄積

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微賦不節故下怨上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器械不巧則完敵見凌故朝無定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

故曰早知敵

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

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

而無害窮窮而無難

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

故能致遠以數縱強

以制

有數則速可致有制則強可縱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

任猶載也謂今

之傲裝也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

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

其目以形色之旗

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

二曰教其身

以號令之數

謂坐起之數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

其手以長短之利

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

賞罰之誠

貪賞畏罰士乃自厲

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負恃也恃其使

習而勇也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

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

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

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韓也謂載其車五舉之則載

其所食而駕行矣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

無端卒乎無窮

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

始乎無端者道也

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

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

有功徑乎不知

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

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

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

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

教既因便故無常也

行無常

行既准利故亦無常

也

兩者備施動乃有功

兩者謂教與行

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

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

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

恃固不

拔

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

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

用兵之道常能處可

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

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

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

匱竭也

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

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

厲士利械則涉難而

不匱

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

既無疑匱

敵乃服從而爲已用

凌山阬不待鉤梯

習山故也

歷水谷不須舟楫

習水

故也歷謂遠歷而渡

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

見其隙故

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

俘厥寶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

寶不

獨見

與精勇俱見之

故莫之能飲

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灾故取之不嫌也

無名

之至盡

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

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

我之軍士

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

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

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

自一至已下管子不言其數無得而

知也故能全勝大勝

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

無守也故能守

勝

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

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

服之

其次一之

雖勝不勝

破大勝強一之至也

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也

亂之不以變

亂敵不設計變也

乘之不以詭

乘敵不詭計

勝之不以詐

勝敵不以詐謀

之實也

凡此皆至一之實也

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

力不可量

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

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

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

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

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

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

至之用敵教之盡也

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

不能致器者不能利

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

不能

用敵者窮

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

不能致器者困

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

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

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

出入異塗

則傷其敵

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

深入危之則士自

修

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

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

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

居常畏懼

若搏景

擊無所獲

無設無形

焉無不可以成也

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

無形無

為焉無不可以化也

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

此之

謂道矣

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

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

之

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管子卷六

管子卷七

唐房玄齡註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
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
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
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

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

免子

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

鮑叔曰子如是

何不免之有乎

言必免也

管仲曰不可

以召忽言非

持社稷宗廟

者不讓事不廣間

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間安

將有國者未

可知也

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

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

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

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

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

者將無已也

二公子謂諸兒子紇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

白必得立矣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

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

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不幸

降禍加殃于齊紇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

誰也

紇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召忽曰百歲之後

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紇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

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紇今而奪焉我當致死

兄

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

義也

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

死是為臣之義也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

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將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紂哉

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

一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

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

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

子出奉令則小

白有所依故曰可

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

曰何行

問其事君當何所行

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

親信

不為君親信

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

事君者無二心

此事君之所行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

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

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

而來期戌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

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

公謂桓公

申俞諫曰不可

申俞魯大夫也

女有家男有室

女有夫之家男有妻

室之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

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

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

公薨于車

豎曼曰

豎曼齊大夫也

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

振救也賢者死於忠

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

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智者

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

今彭生二於君

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

無

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

無盡言謂不忠

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

恃其

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

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

禍敗之理屬於彭生

夫君以怒遂禍

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

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

醜也

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

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

魯

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

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

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

徒人費不得也

誅責

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

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

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

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

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

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

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却魯使魯殺公子糾

却謂興兵

之脅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

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

公其故圖

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

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

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

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
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

殺之

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

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

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

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

君謂桓公

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

乎

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

君不如親糾也

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

糾之不死而况君乎

親尚不死

疏則可知

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

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

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

注怨故不敢殺

公曰諾

從鮑叔之言也

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

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

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

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

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

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

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

如此猶賢於不殺也

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

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

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

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

庸猶何也

及齊君之

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

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

夫管仲

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

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

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

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

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

胥有所定也

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

令子相齊之左必令

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君謂子糾

為生臣忽為死臣

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

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

有生臣矣死者成行

死成忠義之行

生者成名

生定社稷之名

名不兩

立

既成生名不
可又成死名

行不虛至

必致身受命
乃謂之行也

子其勉之死生

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

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

召忽之生不
能霸諸侯

管仲之生也賢其

死也

管仲之死不
成九合之功

或曰明年

集書者更闡異說故言或
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

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

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

知於國國可謂亂乎

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

召忽強

武豈能獨圖我哉

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

小白曰夫雖不得

行其知豈直不有焉乎

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

召忽雖不得衆其

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

鮑叔對曰夫國之

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

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

朋友不能相合摻

而國乃可圖也

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

乃命車駕鮑

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

可以試也

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

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

免也

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

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

二十乘先十乘後

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

鮑叔乃告小

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

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

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

以事未濟故以二

鮑

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

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

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

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

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

小白中鈎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

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

入國二年方得踐位

召管仲

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

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

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

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

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

既不死糺空食齊政之祿而不

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

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

曰勿已其勉霸乎

必欲令霸王而不得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

管仲再拜稽首

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

君既許霸臣貪於承

命故趨立相位

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

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

而藏其兵

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

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

人

人厚兵自強

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

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

桓公彌亂

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

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

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勤於勇

外亂之本也

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

外犯諸

侯民多怨也

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

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

故義士不歸也

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

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

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

公乃遂

用以勇授祿

士勇則與之祿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

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

智多則可試誨

也姑少胥其自及也

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

鮑叔曰比其自及也

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

乎尚可以待

國政微為則未至
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

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諸侯之佐既無有如
我二人故不敢犯我

明年朝之

爭祿相刺襲領而刎頸者不絕

襲謂掣
斷之也

鮑叔謂管仲曰

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

也

貪人爭祿自殘亦
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

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

有義之
士內外

不歸亂亡立
至故可患也

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

貪人自相殺傷
吾何能惜之

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

謂國於
相隣

是其救宋也疾

疾謂先諸侯至

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

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

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

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

萬

同甲謂完堅齊等

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

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

競於兵

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

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

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

內失吾衆

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

諸侯設備

數見侵伐故設備

吾人設詐

力不足則詐以繼之

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

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

更立國界而為之關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

于齊齊亦毋復侵魯

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

桓公許諾魯

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

諸侯君不如已

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

請去兵桓公曰諾

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

以退可

思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君果弱魯君諸

侯又加貪於君

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

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

設備

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

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

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劄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

可以約取也

不可以盟取信也

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

劄曹劄亦懷劄踐壇莊公抽劄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

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撓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

死於君前

左手舉劄將撓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

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我死於君前

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間

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拔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

今不當有進者也

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

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

弭師

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五年宋伐杞桓公

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

無若

諸侯救宋何

夫杞明王之後也

杞夏之後

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

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

將外舉義以行先之

以內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

此不救後無以伐宋

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

管仲曰諸侯之君不

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

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

密詐則不信於民

夫不信於民

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

於兵

兵者凶器競之則危

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

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

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

使之而

不可

謂宋不從令

君受而封之

受杞告命而建封之

桓公問鮑叔曰奚

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

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

桓公築緣陵以封之

緣陵杞城

予車百乘甲

一十

謂與杞也

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

致命於齊以告急

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

夷儀邢城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

衛衛君出致於虛

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桓公且封之隰朋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

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

封也今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

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

桓公問管

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其實

既有行封之名則當

虛國而為之安
得有其富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

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既以

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

更問以所行之政也

管仲對曰公

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

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

謂已行上事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

行此五年可令諸侯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

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

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

往重

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

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

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

裳賀之

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

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

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

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

公既

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

東國

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今隰朋理之

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

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

衛國之教危傳以利

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

利謂以
利成俗

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

游於衛

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

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

季

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

博於糧謂多委

積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

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

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

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

夫如

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

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

謂入代齊

桓公告

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十人小

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後故地名

其車甲與貨小

侯受之

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

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

其國

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

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

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

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

謂伐楚盟於召陵也

曰狄為

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

小國齊自謂

以天子之故敬天之

命令以救伐

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

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

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

乃北伐令支

令支國名

下鳧之山斬孤竹

孤竹國名斬其君

遇山戎

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

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

既使諸侯

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

有三年食

然後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

發

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

既行之公又問管仲

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

則

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

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

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

士庶人

毋專弃妻毋曲隄

所謂無障谷也

毋貯粟毋禁材

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

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

君乃布之

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

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仲管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

竭至言其盡來

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

齊都之師尚未

至而吳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

以加政矣

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

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

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

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

可誅也

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

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

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

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

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

賞也

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

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

事

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

兵車之會六

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

乘車之會

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

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

弛關市之征

征賦也

五十而取一

取其貨賄五十之一

賦祿以粟案

田而稅

案知其壤墾而稅之

二歲而稅一

率二歲而一稅之

上年什取三

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

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

歲飢

弛而稅

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

桓公使鮑叔識

音

君臣

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

不仕謂餘子未仕者

高

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

李獻官也

隰朋為東國賓胥

無為西土弗鄭為宅

為宅掌修除宮室

凡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

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

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

從諸侯欲通

謂從諸侯欲通於齊

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

其

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

委

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

客與有司別契

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

至國八

契

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

費義數而不當

有罪

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

日囚

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効其所以也

出欲通吏

不通五日囚

出謂欲通他國

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

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

罪

賞雖過能亦不罪也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

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

得

之成而不悔為上舉

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

從

政治為次

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

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

不驕次之

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

不恭恪不為驕故此又其次也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

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

子

晏子平仲之先

出不仕

不仕則樂道深

處不華

不華則無過失

而友有少長

友有少長則遵禮經

為上舉

全此三者故為上

得二為次

得二三之二也

得一為

下士處靖

靖界敬貌

敬老與賢

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

交不失禮行此

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

勤而不惰

應於父兄

孝且義

事賢多

擇善而從故能多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

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

承事敬

承奉君敬而從之也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

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登得其罪

三大夫既已選舉

使縣行之

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以卒年君舉

卒年謂終年如

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

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

言相告發

訟驕

既訟而驕

凡三者有

罪無赦告晏子曰魯人子處華下

處華屋之下則淫佚

交好飲食

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

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

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

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

危傾險也

行此三

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

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庶

意

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庶意也

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

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

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

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

君謂國子凡賢賤之義

入與父俱

父賢而子賤也

出與師俱

師賢而資賤也

上與君俱

君賢而臣賤也

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

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

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斷獄情與義易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義與祿易

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

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

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赦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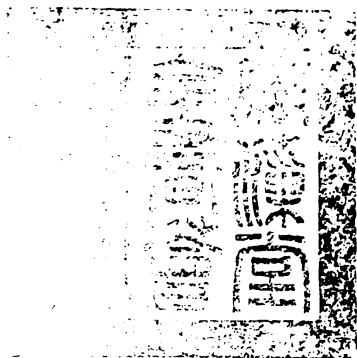
也

管子卷七

謹案卷五第十頁前七行泰誓曰刊本泰訛泰今
改

卷六第十六頁後七行徑乎不知按此即卷三所
云經不知者註家于彼處云經法也用兵之法
此又云徑卒然直指隨文生訓必有一誤

卷七第十四頁前二行甲三千刊本三訛五據左
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